

小說組優選獎

〈濃紅色玫瑰〉

夏靖媛



· 作者簡介 ·

高雄市出生。十九歲上台北後，常感覺自己沒有個一定，是個流離失所的寄居蟹。三十二歲開始學習寫作，然後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殼。有小品文散見於中華副刊、人間福報。

· 得獎感言 ·

通知得獎，宛如冬日之陽，謝謝。
向來後知後覺，片刻才激動哭起來——希望天上的媽媽會高興。
文學使我懂得人生懂得感恩。在文學中不只能探得光，若持續耐性，它亦會使人堅強但溫柔。
謝謝重視文學藝術的高雄市文化局。
謝謝我的師長，不曾棄嫌我，並以寬容、智慧幫助我止住了本來一路倒的骨牌。謝謝爸爸媽媽。謝謝爺爺奶奶將我養育成人。謝謝鼓勵、支持我寫作的好友。謝謝為我加油打氣的文友。謝謝外婆舅舅與舅媽的疼愛，知道我得獎，歡天喜地，煮食豐盛料理慶祝。謝謝所有的可愛，總在我陷入孤獨狀態不可拔脫時，試圖柔和地靠近，這讓我覺得自己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孤單。
嗯，我終於瞭解小時候觀看電視轉播金馬獎，為何得獎者會道謝個沒完了。

升小五之際，葉晴欣月事來了。先前年節時候，嫁到台北的姑姑若回來，家裏廁所垃圾桶偶爾會出現用面紙包覆得齊整的衛生棉，她瞧見幾次後，詢問祖母：「為什麼那裏面有紅色的血？」祖母回答時語氣輕盈：「這有一天妳也會遭遇的，一個月一次。」

雖說已經有了心理準備，但是，那一天她在學校課堂中，感受血那樣貿然地衝流出來，仍然感到驚恐，那麼紅的血。

第四度來潮，是在放學途中。葉晴欣低首掀起百褶裙，看著大腿內側的幾道血痕，覺得血太多了。秋天的風，在她毛亂的髮尾上搔抓，她感覺恍惚，竟開始覺得這個季節，夾帶了縷縷不可言說的沉重哀傷。她打開紅漆大門，庭院的水泥徑上擱置兩株不明植物，葉晴欣保持距離凝視著，一株上頭綴著幾朵桃粉色花苞，另一株的花苞緊閉著看不出顏色。

日光彎進矮石牆，斜斜地穿透葉晴欣，躍過大口字形園地，接著臥向黑瓦，將腳印留在紗窗與底下的一字形狹長花壇上。只見祖母拿著木柄鏟子，從屋側小徑驅向庭院。

她們合力移植了桃粉色植株，祖母彎下腰用手抓取塑袋中的培養土，往植好的第一株填土，交代著：「第二個洞，得和這個保持點距離，別挨擠著。以後玫瑰啊，才會開得花團錦簇。」葉晴欣很快就將洞挖好，頭也不回，手一轉，抓向另一株玫瑰的枝幹，立刻彈開來尖叫，攤開手掌看，有一個頗深的小洞，沒有流血，卻感覺很痛。

祖母自屋裏拎出白色藥箱，葉晴欣望著，覺得祖母的背

部愈來愈似蝸殼。祖母背光、彎腰，一邊為孫女點雙氧水，擦紅藥水，一邊嘟囔道：「怎麼那麼不長眼睛。」然後再貼上一個OK繃，葉晴欣安心了，想著，「奶奶到底是愛我的吧。」

透過紗窗可瞅見屋內客廳高掛的大方正石英時鐘慢慢指向5，祖母每日禮佛誦經的時間快到了。她將藥箱拎進屋裏，放回原處，再出來時玫瑰已移植完成，周遭也清理好了。她杵在兩株玫瑰的中間，月光即將取代日光。猛然回想起之前幾次被祖母趕出家門時的情景。尤其上一次，挨罵後，她更加認為錯的並非自己，不再忍耐地回吼，「你以為是我想要被生在這個家嗎！？」隨即，被推出那道紅門，跑去躲在隔壁警悟寺靈骨塔旁的小花園，蹲踞著啼哭，愈想愈委屈。她疑惑，為什麼哥哥和堂哥們偶爾回來做對了一件事，便能被稱讚乖極了？而她經常盡量地做對每件事，但如果做錯一件事或講錯一句話，就彷彿罪大惡極……她以為自己再也不會或不能回家了，拱身屈腿躺在小花園邊的石椅上，和悲傷一塊睡著。

她隱隱約約地聽見有人呼喚她的名字。但是不願醒過來回應。而呼喊聲愈來愈近，聲音急似命就要丟掉了。她轉醒，睜開眼，看見天色灰白，將亮未亮，從心底竄出一股恐怖感。側耳細聽，祖母老舊的紅色小達可達摩托車，撲撲、拐機拐機，在靈骨塔後牆的巷弄，寺外的街道來來回回。為了讓祖母看見，她起身走向寺廟正門口。

回家的兩天後便是中秋節，照舊全家人都回來岡山，帶

著月餅。平常大屋子裏只有她和祖父母住在一起，家人返來時，她雖然高興能見到與父親住在台北的哥哥，卻也覺得哥哥與堂哥們很討厭，總是把她當個奴婢似的，理所當然地使喚，甚至常取笑她長得又醜又胖。在這個家，男生可以到紅門邊的榕樹下掏出生殖器撒尿，大人卻不會怪罪他們。有時她從屋側瞥見那一小片寸草不生的地，心中總是不免恨恨的。

葉晴欣和祖母合力移植玫瑰之後，每日，她都會去看看開花了沒。那株本不見色的玫瑰，花苞逐漸露出了濃紅色，夜裏瞧的話，那紅濃得發黑。一日下課，她飛快地跑回家，祖母正拉著蜿蜒的水管，四處為庭園中的每一株植物淋水。她們去到花壇前，一同注視花瓣開放後顯得過於深邃的濃紅玫瑰。祖母忽然表情嚴肅地說：「妳長大以後，萬不可以當玫瑰。」她極快反問「為什麼？」只見祖母迴身指向前方高過灰矮牆的桂花樹說：「因為有刺。我看，當桂花好了，香氣宜人，靜靜散發溫暖。」祖母想了一會兒，又指往右方，自顧自地說：「蘭花也不錯，高貴大方。」沒等到祖母再度發話，她便走開了，暗想，「我要當玫瑰，因為那些刺，可以保護我。」

南部幾乎終年豔陽，除夕那天的白日氣溫仍偏溫熱。「胖妹，把奶奶的椅子搬出去院子，等一會兒拍照喔！」葉晴欣的大堂哥這樣喊著。她雖不怎情願，還是把大藤椅搬往紗門外，和另一只祖父日常乘涼閱報時所坐的藤椅並排而置。然後踱到花壇，瞧瞧似乎長高了一點點的兩株玫瑰。摘下一片桃粉玫瑰花瓣攔在掌心，笑了起來，心想，這好似衛生棉

的翅膀，再看看整朵花，花瓣一層一層地包覆，顏色活潑嬌豔，真可愛。她張望四周，然後悄悄地對花說：「我也想和你一樣討人喜歡。」

天色暗了下來，屋裏正笑笑鬧鬧，她正疑心是否沒人記得要出來拍照了，下體瞬間湧出一股熱。

連續一陣子，玫瑰慢慢地凋謝，再慢慢地盛開。不久，桃粉色玫瑰染病，整株枯萎並且焦乾。葉晴欣將升上小六的暑假前，死黨同學慎重遞上一本冊子，說是畢業紀念冊，給她先拿回家寫，開學再還。她將冊子藏於自己小房間的枕頭下，被祖母搜查出來。個人檔案住址處，葉晴欣頑皮地寫著「墳場」，祖母將冊子撕毀，並向全家人宣告，無法管教愈發古怪的孫女。不過，祖母卻未揭露其他事，諸如不寫功課、逃學、頂撞老師、衛生棉總未包好再扔等等，只一直講快氣瘋了。

這件事過後，葉晴欣長年住在台北的父親請託了叔叔，讓她寄住在高雄一年。

那一年，她獨自睡在透天厝堆滿雜物的六樓頂，時常通過月亮的陪伴思念祖父母的家。那些日子，風老是呼嘶呼嘶地吹得她暗自流淚，有時望望樓下，只見喧囂的六合夜市。原本被祖父母養得肥胖的身形漸漸消瘦。初入住時，嚴肅的叔叔似開玩笑地說：「妳那麼胖，碗裏的飯該盛得滿滿的嗎？」她也就當真了，往後只盛一小口飯，菜也不敢多吃。每日，嬸嬸給她十元零用錢，可是，那只夠買個蘋果麵包。

久了，她索性不吃早餐，把零用錢用來買小杯甜奶茶，漸漸地沒了食慾，學校中午的營養午餐也吃不下了。由於營養不良，瘦下了二十多公斤之後，衛生棉上的血跟著變色了。有一天她坐在馬桶，睜睜望著內褲許久許久，想，這個血色，宛如夜晚時濃紅玫瑰的顏色呢。

借住時間截止時，叔叔表示不能再讓她續住。她卻非常高興，因為不必提水桶跪趴著從一樓抹擦地板到六樓，放學與假日也不必再到大統百貨樓頂幫嬸嬸顧攤位炸熱狗，更不用再穿嬸嬸的衣服去學校引起同學取笑。

葉晴欣被接往台北。父親租賃一間房屋，讓她和哥哥同住，就在父親與「阿姨」同居的樓下。大多時她無拘無束，迅速增肉增高，入螢橋國中就讀，結交了許多校內與校外的朋友，幾乎日日放學後就一同至汀州路上的小歇泡沫紅茶館流連；即使月事來肚子痛，她也照常啜飲著冰涼的無糖百香紅茶。

校外女生朋友普遍有著外號，她們嬉鬧地叫她欣欣，但她不喜歡，因此有一次她鼓起勇氣，顫抖著說：「嗯，以後叫我，玫瑰，好嗎……。」她們都大笑起來。有人說：「才不要哩，妳根本不像玫瑰。」

一日深夜，葉晴欣離開小歇，回到家，打開門，赫然見到父親坐在客廳沙發上。他瞟她一眼，怒拍桌子吼道：「幾點了，一個女孩子，才國一，還要不要臉！」葉晴欣冷冷地說：「我怎樣不要臉，回來家裏也沒溫暖，我想跟朋友待在

一起不行嗎？」父親衝至廚房取來掃把朝她猛打，掃把斷裂後，又取來拖把，狂曠打死妳。她跪臥於地哀號，也尖叫。然而號出來叫出來的只是「啊」的高低音。從她有記憶開始，哭號的時候，常常邊哭邊思量，求救時該喊爸爸還是媽媽，最後總是誰也沒喊。

隨後，父親質問道：「之前冰箱裏阿姨買的柳橙汁，阿姨說是妳喝了，妳為啥扯謊說沒喝？」她憤恨地想，「你是我的父親嗎？我已經告訴你很多次我沒有喝，為什麼你就是不信？你選擇相信她——你媽的，是誰的身體裏和你流著百分之五十相同的血？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——沒關係，反正我每個月都會把血流出來。——等血流完了以後，我就可以，不再是這個家的人了。」

披頭散髮的葉晴欣，望向身上一處處紅腫的傷痕，腦海卻浮現圓圓月亮的清冷模樣，以及濃紅玫瑰花瓣掉落的慘黑敗相，霎時，她希望，「就這樣死掉吧……」父親逼著她道歉，而她昂首沉默地直視他，心中只有仇恨。半晌，他厲聲道：「滾，我不要妳這種女兒，妳給我滾出去！」

忍著疼痛，葉晴欣起身往房間收拾行囊。父親卻又慌慌張張地致電祖母，告狀般道：「這孩子要離家出走啦。……那可不行，我是決意不會開口留她的。」祖母大概斥責了他，並要求和她通話。她接過電話，告訴話筒：「你們都一樣！」隨即摔開電話，拽一個寬提把塑袋準備離開。父親拿起几上的瓷杯往電視櫃摔，罵道：「妳敢！妳敢，妳敢踏出

這個門試試看！踏出去就別回來！」這時哥哥走出房間，勸說：「不要這樣啦。」痛得唇色蒼白的她說：「我覺得夠了。你知道嗎……你是知道的啊，我到哪裏都不受歡迎。」哥哥噤聲片刻，還是小聲求情道：「妹妹妳不要走好不好，不然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。」

終於，她還是留下來。

一年半後，葉晴欣再度杵在濃紅玫瑰前。曾在岡山國中任職的祖母，慎重穿著長袖墨綠及踝旗袍，領著她走進前峰國中校長室。甫踏入，校長便迎上前來熱絡地喊著：「師母，師母您好嗎。」並微微鞠躬。坐下來後，寒暄時間長得使葉晴欣的菸癮都犯了。終於切入正題，校長輕輕拿起她的成績單，如夏夜的風般舒適的語氣：「數學分數比較低，其他科目分數不錯呢。師母以前教國文，難怪這孩子的國文分數特別高——操行為什麼沒有及格呢？」祖母欲言，葉晴欣即刻坦承：「打架、翹課。」

「那妳抽菸嗎？」

祖母搖手道：「沒有，戒了戒了。」葉晴欣卻直接說：「我抽七星。」

校長緩頰道：「師母，沒關係的，我會把她安插在中段升學班。」

「不要。」葉晴欣斷然拒絕。

三人沉默片刻，校長開口說：「我們有職訓班。」

「那就讓我進職訓班。」

離開之前，校長安慰道：「師母不用擔心，我會給她顧好。您記得以前我讀初中的時候嗎，更加頑皮啦。那時候我也不想讀書，如果不是葉校長給我幫助……」葉晴欣瞅著校長，方明白他曾是祖父的學生。但是，她從小就痛恨在這小鎮上頂著葉校長孫女的頭銜，因為祖母總是這樣訓誡著她：「妳可是葉校長的孫女。站直一點，坐挺一點。笑啊，剛才為啥在別人面前繃著臉，是不是想讓我們丟臉？別忘記我是怎麼教妳的。」「妳考這什麼分數？妳憑什麼交白卷？為什麼不爭氣？」「為什麼跟人家打架？妳這沒良心的就沒有想著給我們葉家在外頭留點面子！面子、面子你懂不懂！」罵得不耐煩了，祖母就會賞給她一巴掌。

雖然在學校有校長處處關照，但葉晴欣仍舊不改素行。校長甚至提供校長室對面的小閣樓作為文件室，請她待在文件室幫忙印考卷，或用電腦繕打校務文件。而她經常把文件置於校長桌面正中央，攔妥一支筆，未等到他親自簽名就溜開。不過，時常也在離開前驀然感念起校長的苦心，於是她會檢視桌上的茶杯，換新茶水。

有一晚，葉晴欣將盛放的玫瑰花剪下一枝，並攜帶同學間流傳的小說《埃及豔后》進房，午夜時被祖母發現了，搶走書又撕又摔。指責的同時，也順便道出從她幼年時便糾纏在心頭的事情。「妳媽從前算命，說妳是她的掃把星，沒準是真沒錯。哼，離婚的時候，本來打算把妳分給妳媽，是她不要妳！啊？是她不要妳。沒有人要妳，聽到沒有！幾年前

我找過她，想把妳送去，誰知道人家躲瘟神似的跑到日本結婚，不會回來啦。妳知道不知道為什麼妳爸爸要把妳送回來嘍？因為妳壓根是妳媽的翻版，瞧瞧長的那神態，看上去就煩人。妳當初就不應該被生下來的，生下來幹啥，廢物，來折磨我！妳去照照鏡子，妳那是什麼眼神，不就是個掃把星嗎——我看，誰養妳誰就倒楣！」

剎那間，她頭殼裏轟轟轟轟響，耳鳴，然後痛起來，如火車輾進腦內。傻了好一會兒，才木然地將話說出：「對。我是掃把星，害你們倒楣了，對不起。」接著躺下拉扯被子蒙住臉面，藏在被子裏的手緊握那枝玫瑰。

到了清晨，她取出攢藏的八百餘元零用錢，打算離家出走。去到學校，午休抽菸時把事情告訴同學。同學說：「妳暫時來住我家好了。我家住在那古早常常淹水的五甲尾。免驚啦，現在不淹了。」於是他們去到一字形紅瓦厝前，前庭黃土地面幾叢野草。她流淚央求，「阿伯拜託……」同學的父親勉強答應，問道：「怎麼稱呼？」她回答後，他們一家人便輪流抉擇名字的台語發音。

由阿伯決定了，就叫「欣也」。阿伯一隻腿癱，個子嬌小的阿姆輕度智障，葉晴欣坐在正廳神明旁的矮竹椅上，接過阿姆遞來的綠色手巾擦眼淚。同學抱著圓形塑膠壺，倒出一杯又一杯自採來煮的青草茶，說：「等一下洗完身軀，我爸飯就煮好啊，就可以吃飯嘍。」在一顆小燈泡的照耀下，她看著同學於磚灶孔洞中添柴，點燃報紙放入，雙把大鋁鍋內的水

慢慢燒滾，這才知道，原來不是每個人的家都有熱水器。

沒幾天，校長和訓導主任來到同學家。校長帶葉晴欣回到家，進門與祖父敘舊。祖父交代葉晴欣送校長離開，行經庭院，校長停住腳步指著花壇，說：「初中畢業以後，我曾來過老校長的家。那時候還沒有這呢，頭前那叢桂花，才這麼高喔。」他面掛微笑，雙手在胸前模擬高度：「妳要記得回來上課。」

安然地度過幾日，一晚，祖父坐在餐椅上，鄭重提道：「教育錯誤，應該徹底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。」這使祖母大發雷霆，把剛擺上餐桌的碗盤全部掃到地面。向來，祖父與祖母意見不合的時候，給葉晴欣的感覺，就像炸彈引信被點燃，而她極度恐懼大爆炸。

事後，祖父絕食兩日，祖母很著急，教孫女去祖父房間求他起來吃飯。她偷偷採摘一朵濃紅色玫瑰花，不帶枝梗的，無刺，捧到床前跪下來。祖父面牆而臥，白髮下的白襯衫汗汗的黃，單人榻下擱著一雙朝外擺放的黑色圓頭布鞋，膠底已顯破舊。她感到心疼。不能再讓祖父受到傷害了，不可以再讓他傷心了，她沉思往事，往事歷歷在目。良久，她暗自下定決心，永遠不要讓老人知道那件本來多次動念要對他說的往事。她要永遠地把十歲時，被回來暫住的大堂哥性侵多次的事，牢牢地鎖在她的心底。

「爺爺，起來吃飯吧。今天奶奶燉了香噴噴的雞湯哦。」

「答應我，不要為了一些細節去怨恨妳奶奶。她是愛妳

的。只不過，多年來持家不易，她的壓力太大了。要知道，沒有她，也就沒有這個家啊。」葉晴欣沒回話，起身後，將玫瑰放在床側那一張童年期曾用來寫作業的書桌邊角。這一夜終是輾轉難眠，她一直回想，每次挨罰，必須挺直跪於佛堂向佛菩薩懺悔，認錯方能起身，而曾經兩度中風的祖父總會拖著蹣跚的步履前來扶起她。

之後，她偶爾陪祖母到市場買菜，看見豬肉攤的販子使刀砍向那一大塊帶骨的肥豬肉，就羨慕那個豬，死了倒也值得。平時在家裏，她不時倚在小窗框，將斑駁的油漆碎碎撕扯，一面仰望天上那朵朵的雲，久久看著它們往前飄，往前飄，再往後飄，往後飄。

茫茫然一天飄過一天。滿十八歲的那一天，她決定去台北。走到巷口時，回頭還能望見黑瓦，卻不禁顫慄地淌淚，心中兩個聲音說：「爺爺奶奶又殘又老，妳要選擇離開他們，怎麼可以？」「我管不了那麼多了，我只想離得遠遠的。」

到台北後她住在永和，往昔同學家，一間大套房包含水電，月租兩千元。她逐漸意識到學歷低謀職不易，但又不願意一直耗費祖母給的二十萬元。極為煩惱時，同學的母親建議到她店裏上班。於是，葉晴欣便到樂華夜市附近一間地下室卡拉OK店，做些切水果拿酒播歌細雜事務。月薪算是不錯，兩萬兩千元，每天還可以分到大約三百元的小費。

在那邊上班的阿姨都對葉晴欣很好，會煮麻油雞、四物湯，給她喝，說是可以補身體。有時她端菜到檯面，客人拉

她的手，阿姨們會護衛地把客人的手挪移到自己的肩膀或腰際。她們也常在埋單時，在旁幫忙向客人討小費塞給葉晴欣。可是，阿姨們卻大多歹命，大醉時偶爾會想不開自殘。她若看到哪個阿姨的手臂或腕上出現新的傷痕新的包紮，從不曾問什麼原因，就在心中理解著，「身體的痛感，應該能夠減輕心裏的苦痛罷。」這是她在高雄的那一年，幾次揀尖銳的石頭割手腕的心得。

那時網咖正流行，下班或放假，葉晴欣常去永和竹林路報到，閒逛網路，或玩接龍撲克。有一日，她意外連結到網路當紅聊天室尋夢園，登入前須取暱稱，她鍵入「玫瑰」，系統告知已被使用。回到暱稱方塊，鍵入薔薇二字，停下思索，改為冷薔薇。很快地，認識了許多網友，而因為冷薔薇時常待在線上，便被高階網管升為基礎管理員，期許她聊天時順便管理聊天室。葉晴欣動用職權把不守規則的人踢出聊天室時冷酷無情。可是，她去參加管理員網聚後，較熟識的網友回到網路，卻告訴其他網友，「冷薔薇本人並不像在網路上那麼冷。」螢幕跳閃著：「真的哦。那她長得怎樣？」「滿漂亮的，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很兇。」「她是不是很怕冷？」……葉晴欣看了幾則，便在公開頻道送出：「我冷不冷關你們屁事！」然後她又接連打出一堆髒話，隨即被暫時踢出了聊天室。

有一天葉晴欣睡醒，忽然不想待在卡拉OK店打雜了，渴望能看看書。刷牙時她想，「我就快二十一歲了，不要再

看那種教導如何思想的書籍，我要那種，像小時候讀朱自清〈背影〉的感覺。」當天，她與相熟的網友密頻聊天提及此，網友回傳：「你是冷薔薇嘛，聖艾修伯里的小王子適合你，書裏面有一朵玫瑰。」於是她閱讀《小王子》，對於書中小孩與大人的心態對比傳神感到暢快，並為那朵明明需要愛卻顯得驕傲的玫瑰感到心酸。她亦覺得玫瑰的內心與自己相似，同時討厭起小王子，葉晴欣自己認定：小王子居然得經由狐狸才明白那朵玫瑰的獨特，真笨。

奇怪的是，葉晴欣發現自己身上的刺逐日增多起來，尤其在愛情中。做起網路拍賣的她，和相識不多久的男友找到一間於電梯大廈頂的加蓋房，二十幾坪，足夠她放貨品，遂搬離永和。起初，生意不佳，她情緒極不穩定，因此便常常為了小事和男友吵架。一日一日地吵著，收尾總是男友向她道歉。有一夜男友喝醉，躺在床上呼呼睡，她卻將他叫醒，不停地冷言數落。雖然她自覺這樣有些像祖母，還是不自禁地愈罵愈離譜，愈罵愈痛快，甚至脫口說：「你為什麼常常要我幫你吹喇叭，難道你不會覺得羞愧嗎，你這個變態，多少次我都想咬斷你那隻令人作噁的雞雞！……」終於他忍受不了，跳起來緊掐她的頸脖，她哭著吼著，就像瘋子，一面死拽他的手道：「掐死我啊，有種掐死我啊！」但他卻把手放開。她冰冷了心，催他滾出去，並且告訴他：「我從來沒有愛過你。」他終究離開了，她卻萎靡了下來。

她沒日沒夜地哭啼，隱約感覺，以往用刺保護自己的同

時，都會有別人的血跡殘留在刺尖上面。但是她並不曉得該怎麼處理這樣子的自己。她開始與不同的男性發生性關係，而每一次看見男人掏出生殖器都感覺噁心，但她卻逼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感受，以為就這樣子下去，噁心感總有一天會消失的。

二十三歲時，她遇見一位年長的男人，兩人僅為朋友，她總覺得這個人和別人不一樣。老人總是裝著罵卻很關心地說：「別成天說著問著愛是什麼。別急啦，妳的時間還長得很。妳那麼好，有一天，會遇到懂得愛妳的人呢。」某個夏日白晝，他倆相約在建國南路書田醫院旁邊喝咖啡，葉晴欣主動聊起小時候。而後，有機會談話時，罹癌的老男人便會對她說：「從今以後請妳一定要相信自己，是個很好很好的人。」「說實在的，妳奶奶不讓妳當玫瑰，那可是多麼地擔心妳呢——妳是不是，是不是該找個時間回家去探望探望他們啊？」

她終於返回岡山。豈料，她回家後發現濃紅玫瑰被強颱吹斷裂了，死了。

接著，祖父過世，相隔不多久，老人朋友也過世了。此後，葉晴欣又開始仰望天空上的雲，可是雲不像以前，往前飄往後飄，它總是掉下來成了雨。

那個月她月事來的時候，內褲上的經血暗暗黑黑的，氣味像壞掉的豬肝，頓時，她覺得很痛苦很痛苦。痛苦什麼呢？不知道。於是她獨自在風吹就會搖晃的頂樓女兒牆邊，拿一把水果刀，向手腕來回地劃，來回地看著像屋簷細雨點的血一滴一滴落。然後走進屋內躺在沙發上，感到傷口

極痛，她久久望著地上逐漸乾涸的血跡由紅轉黑，最後竟睡著了。醒來以後，她很自責，因為她這才想起曾答應過老人朋友，要好好地活著，於是她將地抹淨，前往醫院。

坐在診間，她將長袖子往上拉，露出一些手腕與手臂上的傷，並且簡短地描述過往，然後自己下定論道：「我心底那個我想活下去。」醫生和緩道：「先試試吃藥，相信慢慢會好轉的。」她問：「怎樣才算好？」女醫生將眼鏡向上輕推，回答道：「請妳相信我。先按時吃藥，早晚吃。兩週後藥才會見效，至於其他的事我們以後再討論。我另外開一些速效鎮定的藥，如果妳又想自殘的時候，就吃一顆。或者打電話來，好嗎？」她想了一會兒才說：「好。」

之後每隔兩週就到醫院報到，每天吃藥。直到去年的父親節前夕，她逕自把藥停了。父親節那天，她到高雄愛河附近，參加二堂哥的喜宴。看著一道一道佳餚端擺上圓桌，她卻想起從前年節時，常圍繞在客廳的一家人已經很多年沒有相聚，而如今聚在一起，竟少了那麼些個人，祖父祖母父親。父親在老家照顧祖母，大堂哥早年車禍死了，哥哥則因染上毒癮成了亡命之徒……

喜宴即將結束時，親人們好像有默契般地散開來，沒有合照的機會。三堂哥遞來她孀孀特地準備給每人一枝的粉紅玫瑰花。葉晴欣拿著花與三堂哥說話的同時，眼睛卻盯著有透明玻璃紙與絲質紅緞帶包裝的花，想著，「這個玫瑰沒有刺啊。可能是被人拔掉了吧。還是說，這品種本來就沒有刺？」

她又想了想，說：「我們老家，原先有種玫瑰花呢。」他驚訝地回道：「有嗎？我不記得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啦——」她勉力拉揚起嘴角，低下頭走開了。

堂哥婚禮過後一陣子，有一天，父親到台北來找她，背已微駝。他倆對坐聊天。父親述說道：「爺爺過世之前，生了一場大病。病中，常常好不容易吞嚥下去的食物很快就嘔吐出來。妳奶奶見了，一晚發了瘋似的拿著小圓鐵湯匙，逼他將稀飯吃下去，淒厲地喊，吃啊你吃啊，你給我吃，你吃下去才能活命哪——聲音拉得長長的，感覺屋子也晃動了。爺爺走後，從來都堅強的她一夕間就垮了下來……」

她慢慢地回答：「這我最明白。他們之間的感情很深厚。我小時候，晚上的枕邊故事，就常聽奶奶說，幾十年前，他們兩個人如何艱難地來到台灣，又如何困難地建立起一個家庭。以前，爺爺第二次中風後原先沒辦法走路，是奶奶日日夜夜拖抬著他，一趟又一趟，來回行走在我們院子那一條水泥地，才復健成功的。」

當天晚上父親就得趕回岡山，堅持不要她送，他們並肩站在康樂街上八十五度C分店。父親彷彿猶豫著什麼，然後伸出手摸摸她的腦勺，說：「小妹乖，爸爸愛妳。」她如觸電般愣了一下，父親收回手：「妳一個人在台北，交朋友方面要小心要注意。多吃點營養的食物，瞧瞧妳這太瘦了吧。哥哥有跟妳聯絡嗎？」她沒答話。叫的計程車很快來到，開車門時，他說：「沒事了沒事了。每天起床就大聲跟自己講：今天

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去坐高鐵回家了啊。再見、再見。」

父親回去不多久，祖母急症入院了，她自台北返回老家。打開紅漆大門，走進庭院，園地已全然荒蕪，就連記憶中向來屹立芬芳的桂花樹都垂喪著頭。躡身注視花壇，久久，視線潮糊了，她看見有兩個人在那邊，一個是她，嘟著嘴蹲在花苗前面，另一個則是背光、彎著腰的祖母。她忽然明白，那裏的濃紅色玫瑰花其實沒有死去。因為長久以來一直活在她心中。

匆匆去到醫院，她忐忑地輕推單人病房的門，姑姑瞥見她，即刻對著側臥蜷縮的祖母喊著：「媽媽、媽媽，您最疼愛的孫女兒回來看您了。」祖母甦醒過來，但沒有表情。她站在一邊，雙手不知擺哪，肩頸一直非常緊繃。鼻胃管餵食完，滿頭白髮的姑姑用面紙輕柔地為祖母拭面，一面溫柔地說：「小妹長大了對嗎？她自己在台北很努力地生活，在網路上賣衣服呢。越來越漂亮，很乖很懂事，不是從前讓您煩透心的樣子了哦。您記得她兩歲的時候學大人拿掃把掃地，您看著，抱起她，說她以後沒準是孩子裏面最乖的一個，還說，雖然老了，無論如何，也要把她拉拔長大……」

祖母轉頭向著她，眼神灰暗無光，而她再不能自制了，掩面步出病房，奔至樓梯間，放聲嚎啕。

凌晨時她回老家，立於客廳中高懸的「功在杏壇」匾額下，放下背包。接著她穿過書房，進到祖母昔日的房間，躺在黑檀木床榻上，綠豆枕頭沙沙地響。

似乎入眠又似乎沒有熟睡，葉晴欣腦海中浮現許多畫面，有的是片斷，有的是連續。起初是霧茫茫的一片，她往霧中探詢，彷彿看見那老人朋友站在裏頭，而霧卻瞬間散開來，清晰的笑容見過。她趨前，畫面即變成一片片沾滿濃濃暗紅色血的衛生棉，攤開來在垃圾桶裏，轉眼，置身客廳。不知哪裏吹來一股悲戚的風，將日曆薄薄的紙張吹起，抬頭，時鐘的秒針像被什麼卡住了，只咯咯咯地前後前後顫動，不往前走。透過紗窗望外瞧，祖母拉著水管，步向花壇兩株玫瑰邊，又停下腳步，嘴裏嘟嘟囔囔地不知說些什麼話，她想聽明白，推開紗門到庭院，卻看見小時候的哥哥和堂哥們，挨擠在庭前祖父祖母的藤椅兩邊，準備合照的樣子。她則捧著一朵濃紅色玫瑰蹲在座位中間，頭倚靠祖母腿側，燦亮金黃色的日光滿撒在大家的身上。她哭了起來，忽然，祖母大叫：「快丟掉玫瑰、丟掉玫瑰，妳這孩子，傷到了，怎麼淨哭就不說話啊……」她驚得呼喊，卻無法出聲，隱約聽到枕頭沙沙響，旋即，「功在杏壇」四字浮現又消失，之後，她真正進入了夢鄉。

小說敘述成長之痛，身為孫女，十歲受到大堂哥的性侵，這段說不出口的傷痕隱含心中，似成為行為失序、不受控制的初因；父母離異、受祖父母照顧，隔代教養存在恩情也存在隔閡，敘述者內在充滿不平衡，跌跌撞撞的人生，從受傷的經驗中自我療癒，尋找與自己、家人的和解。玫瑰雖芳香，卻帶刺，這是帶刺的成長，既自衛也刺傷他人，濃紅色象徵血液的家族臍帶，在最磨難時希望流淨斷絕，在最脆弱處，仍需家庭溫情的支撐。小說訴盡人性的不同切面，在看似知識型的家庭，卻傷疤連連，「功在杏壇」為家庭裡的風暴和家庭外的行跡做了痛心的對比。行文間，情感的感染力強，描寫入裏，具動人力量。